



蘇文忠公集卷第三十六

人物論

晁錯論

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也。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為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為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唯仁人君子，豪傑之士，為能出身為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強暮月之間，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能免難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

其責則天下之禍必集於我昔者晁錯盡忠為漢謀弱山東之諸侯諸侯並起以誅錯為名而天子不察以錯為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而不知錯之有以取之也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唯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為之所是以得至於成功夫以七國之疆而驟削之其為變豈足怪哉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為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制吳楚之命乃為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已居守且夫發

七國之難者誰乎已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已為難首擇其安而遺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惋而不平者也當此之時雖無袁盎錯亦未免於禍何者已欲居守而使入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於其間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淬厲東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為無恐雖有百袁盎可得而間哉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為自全之計使錯自將而擊吳楚未必無功唯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

悅姦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
禍歟

霍光論

古之人惟漢武常號知人蓋其平生所用文武將帥
郡國邊鄙之臣左右侍從陰陽律歷博學之士以至
錢穀小吏治刑獄使絕域者莫不獲盡其才而各當
其處然猶有所試其功效著見天下之所共知而信
者至於霍光先無尺寸之功而才氣數術又非有以
大過於群臣而武帝擢之於調人之中付以天下後
世之事而霍光又能忘身一心以輔幼主處於廢立

之際其舉措甚閑而不亂此其故何也夫欲有所立
於天下擊搏進取以求非常之功者必有卓然可見
之才而後可以有望於其成至於捐社稷託幼子此
其難者不在乎才而在乎節不在乎節而在乎氣天
下固有能辦其事者矣然才尚而位重則有僥倖之
心以一時之功而易萬世之忠故曰不在乎才而在
乎節古之人有失之者司馬仲達是也天下亦有忠
臣義士可託以死生之間而不忍負者矣然狷介廉
潔不為不義則輕死而無謀能殺其身而不能全其
國故曰不在乎節而在乎氣古之人有失之者晉荀

息是也夫霍光者才不足而氣節有餘此武帝之所為取也書曰如有一介臣斷斷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嗟夫此霍光之謂歟使霍光而有他技則其心安能休休焉容天下之才而樂天下之彥聖人不忘不克若自己出哉才者爭之端也夫惟聖人在上驅天下之人各走其職而爭用其所長苟以人臣之勢而居於廊廟之上以捍衛幼冲之君而以其區區之才與天下爭能則姦臣小人得以乘其隙而奪其權矣霍光以匹夫之微而操生殺之柄威蓋人主而貴震於天下其所以歷事三主而終其身天下莫與爭者以其無他技而武帝亦以此取之歟

諸葛亮論

取之以仁義守之以仁義者周也取之以詐力守之以詐力者秦也以秦之所以取取之以周之所以守守之者漢也仁義詐力雜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以失也曹操因衰乘危得逞其姦孔明耻之欲信大義於天下當此之時曹公威震四海東據許兗南收荆豫孔明之所恃以勝之者獨以其區區之忠信

有以激天下之心耳夫天下庶隅節槩慷慨死義之士固非心服曹氏也特以威劫而強臣之聞孔明之風宜其千里之外有響應者如此則雖無措足之地而天下固為之用矣且夫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而後天下忠臣義士樂為之死劉表之喪先主在荊州孔明欲襲殺其孤先主不忍也其後劉璋以好逆之至蜀不數月扼其吭拊其背而奪之國此其與曹操異者幾希矣曹劉之一不敵天下之所共知也言兵不若操之多言地不若操之廣言戰不若操之能而有以一勝之者區區之忠信也孔明遷劉璋既

已失天下義士之望乃始治兵振旅為仁義之師東嚮長驅而欲天下響應蓋亦難矣曹操既死子丕代立當此之時可以計破也何者操之臨終召丕而厲之植未嘗不以譚尚為戒也而丕與植終於相殘如此其父子兄弟且為寇讎而况能得天下英雄之心哉此有可間之勢不過捐數十萬金使其大臣骨肉內自相殘然後舉兵而伐之此高祖所以滅項籍也孔明既不能全其信義以服天下之心又不能奮其智謀以絕曹氏之手足宜其屢戰而屢却哉故夫敵有可間之勢而不間者湯武行之為大義非湯武而

行之為失機此仁人君子之大患也呂溫以為孔明
承桓靈之後不可強民以思漢欲其播告天下之民
且曰曹氏利汝吾事之害汝吾誅之不知蜀之與魏
果有以大過之乎苟無以大過之而又且不能事魏
則天下安肯以空言竦動哉嗚呼此書生之論可言
而不可用也

韓非論

聖人之所為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皆非異端之能
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莊
周列禦寇之徒更為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

游之說紛紜顛倒而卒歸於無有由其道者為然莫
得其當是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小此不
得志於天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
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無惡於天下自老聃之死
百有餘年有高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
嚴賢一作及秦用之終於曠廣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
餘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
罪而不知老聃莊周之使然何者仁義之道起於夫
婦父子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法刑政之原出於君臣
上下相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

夫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
今若聘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浮於江
湖而適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
其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
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夫無
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為其說而不得
得其所以輕天下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為殘忍而無
疑今夫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為仁而仁亦不足以治
民則是殺人不足以為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
下如此則舉天下唯吾之所為刀鋸斧鉞何施而不

可昔者夫子未嘗敢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
有所畏今其視天下眇然若不足為者此其所以輕
殺人歟太史遷曰申子卑卑施於名賢韓子引繩墨
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覈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愚
讀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莊老之後其禍
為申韓自三代之衰至于今凡所以亂聖人之道者
其弊固已多矣而愚未知其所終奈何其不為之所
也

樂毅論

自知其可以王者三三也自知其不可以王而霸者

五霸也或者之論曰圖王不成其弊猶可以霸嗚呼使齊桓晉文而行湯武之事將求亡之不暇雖欲霸可得乎夫王道者不可小用也大用則王小用則亡昔者徐偃王宋襄公嘗行仁義矣然終以亡其身喪其國者何哉其所施者未足以充其求也故夫有可以得天下之道而無取天下之心乃可與言王矣范蠡留侯雖非湯武之佐然亦可謂剛毅果敢卓然不惑而能有所必為者也觀吳王困於姑蘇之上而求哀請命於勾踐勾踐欲赦之彼范蠡者獨以為不可援桴進兵卒刎其頸項籍之解而東高帝亦欲罷

兵歸國留侯諫曰此天亡也急擊勿失此二人者以為區區之仁義不足以易吾之大計也嗟夫樂毅戰國之雄未知大道而竊嘗聞之則足以亡其身而已矣論者以為燕惠王不肖用反間以騎劫代將卒走樂生此其所以無成者出於不幸而非用兵之罪然當時使昭王尚在反間不得行樂毅終亦必敗何者燕之并齊非秦楚三晉之利今以百萬之師攻兩城之殘寇而數歲不決師老於外此必有乘其虛者矣諸侯乘之於內齊擊之於外當此時雖太公穰苴不能無敗然樂毅以百倍之衆數歲而不能下兩城者非

其智力不足蓋欲以仁義服齊之民故不忍急攻而至於此也夫以齊人苦湣王之強暴樂毅苟退而休兵治其政令寬其賦役反其田里安其老幼使齊人無復鬪志則田單者獨誰與戰哉奈何以百萬之師相持而不決此固所以使齊人得徐而為之謀也當戰國時兵強相吞者豈獨在我以燕齊之衆壓其城而急攻之可以二字無此滅此而後食其誰曰不可嗚呼欲王則王不王則審所處無使兩失焉而為天下笑也

留侯論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鬪此不足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夫子房授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而愚以為或者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為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資育無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

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為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荆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之老人所為深惜者也是故倍傲鮮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捨之勾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勸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

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為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恠者此固秦皇帝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祖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詞色由此觀之猶有剛強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

子房以為魁梧竒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為子房歟

賈誼論

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位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古之賢人皆有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萬一者未必皆其時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愚觀賈生之論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得君如漢文猶且以不用死然則是天下無堯舜終不可有所為耶仲尼聖人歷試於天下苟非大無道

之國皆欲勉強扶持庶幾一日得行其道將之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舟古有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公書猶曰王其庶幾召我君子之不忍棄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孫丑問曰夫子何為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捨我其誰哉而吾何為不豫君子之愛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後知天下果不足與有為而可以無憾矣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夫絳侯親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灌嬰連兵數十萬以決劉呂之雄雌又皆高帝之舊將此其君臣相得之分豈特父子骨肉

手足哉賈生洛陽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間盡棄其
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為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
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
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唯吾之所欲為不過十年
可以得志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為人痛哭哉觀其過
湘為賦以弔屈原紆鬱憤悶超然有遠舉之志其後
卒以自傷哭泣至於死一作絕是亦不善處窮者也
夫謀之一不見用安知終不復用也不知默默以待
其變而自殘至此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
識不足也古之人有_一尚世之才必有遺俗之累是故

非聰明睿哲不惑之主則不能全其用古今稱符堅
得王猛於草茅之中一朝盡斥去其舊臣而與之謀
彼其匹夫畧有天下之半其以此哉愚深悲賈生之
志故備論之亦使人君得如賈誼之臣則知其有捐
介之操一不見用則憂傷病沮不能復振而為賈生
者亦慎其所發哉

士燮論

料敵勢強弱而知師之勝負此將帥之能也不求一
時之功愛君以德而全其宗嗣此社稷之臣也鄢陵
之役楚晨壓晉師而陳諸將請從之范文子獨不欲

戰晉卒敗楚楚子傷目子反殞命范文子疑若懦而無謀者矣然不及一年三卻誅厲公弑胥童死欒書中行偃幾不免於禍晉國大亂鄢陵之功實使之然也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功聖人所甚懼也夜光之珠明月之璧無因而至前匹夫猶或按劍而况非常之功乎故聖人必自反曰此天之所以厚於我乎抑天之禍余也故雖有大功而不忘戒懼中常之人銳於立事忽於天戒日尋干戈而殘民以逞天欲全之則必折其萌芽挫其鋒芒使知其所悔天欲亡之以美利誘之以得志使之有功以驕士玩於寇讎而

悔其民人至於亡國殺身而不悟者天絕之也嗚呼小民之家一朝而獲千金非有大福必有大咎何則彼之所獲者終日勤勞不過數金耳所得者微故所用狹無故而得千金豈不驕其志而喪其所守哉由是言之一天下者得之艱難則失之不易得之既易則失之亦然漢高皇帝之得天下親冒矢石與秦楚爭轉戰五年未嘗得志既定天下復有平城之圍故終其身不事遠畧民亦不勞繼之文景不言兵唐太宗舉晉陽之師破竇建德虜王世充所過者下易於破竹然天下始定外攘四夷伐高昌破突厥終其身師

旅不解幾至於亂者以其親見取天下之易也故兵之勝負不足以為國之強弱而足以為治亂之兆蓋有戰勝而亡有敗而興者矣會稽之棲而勾踐以霸黃池之會而夫差以亡有以使之也夫晉號公敗戎于桑田晉卜偃其必亡曰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晉果滅虢此范文子所以不得不諫諫而不納而又有功敢逃其死哉使其不死則厲公逞志必先圖於范氏趙盾之事可見矣趙盾雖免於死而不免於惡名則范文子之智於趙宣子也遠矣

宋襄公論

魯僖公二十二年冬十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春秋書戰未有若此之嚴而盡也曰宋公天子之上公宋先代之後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膳焉有喪拜焉非列國諸侯之所敢敵也而曰及楚人戰于泓楚夷狄之國人微者之一稱以天子之上公而當夷狄之微者至於敗績宋公之罪蓋可見矣而穀梁之傳以為文王之師不過是學者疑焉故不可以不辯宋襄公非獨行仁義而不終者也以不仁之資盜仁者之名爾齊宣有牽牛而過堂下者曰牛何之曰將以饗鍾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觶觶若無罪

而就死地夫舍一牛於德未有所損益者而孟子與之以王所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三代之所共也而宋襄公執鄆子用於次睢之社君子殺一牛猶不忍而宋公戕一國若犬豕然而忍為之天下孰有不忍者耶泓之役身敗國衄乃欲以不重傷不禽二毛欺諸侯人能終其兄之臂以取食而能忍飢於壺瓊者天下知其不情也襄公忍於鄆子而不忍於重傷二毛此豈可謂其情也哉桓文之師存亡繼絕猶不齒於仲尼之門况用人以於夷鬼以求霸而謂王者之師可乎使鄆子有罪而討之雖聲於諸侯

而戮於社天下不以為過若以喜怒興師則秦穆公獲晉侯且猶釋之而况敢用諸淫昏之鬼乎以愚觀之宋襄公王莽之流襄公以諸侯為可以名得王莽以天下為可以文取也其得喪小大不同其不能欺天下則同也其不鼓不成列不能損襄公之虐其抱孺子而泣不能蓋王莽之暴使莽無成則宋襄之得志亦一莽也古人有言圖王不成其弊猶足以霸襄公行王者之師猶足以當桓公之師一戰之餘救死扶傷不暇此獨妄庸耳齊桓晉文得管仲子犯而興襄公有一子魚不能用豈可同日而語哉自古失道

之君如是者多矣死而論定未有如宋襄公之欺於後世者也

蘇文忠公集卷第三十六

蘇文忠公集卷第三十七

雜論

思治論 嘉祐八年作

方今天下何病哉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厭之而愈不立也凡人之情一舉而無功則疑再則勸三則去之矣今世之士所以相顧而莫肯為者非其無有忠義慷慨之志也又非其才術謀慮不若人也患在苦其難成而不復立不知其所以不成者罪在於不立也今立而成矣今世有三患而終莫能去其所從起者則五六年矣自宮室禱祠之役興



之君如是者多矣死而論定未有如宋襄公之欺於後世者也

蘇文忠公集卷第三十六

蘇文忠公集卷第三十七

雜論

思治論 嘉祐八年作

方今天下何病哉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厭之而愈不立也凡人之情一舉而無功則疑再則勸三則去之矣今世之士所以相顧而莫肯為者非其無有忠義慷慨之志也又非其才術謀慮不若人也患在苦其難成而不復立不知其所以不成者罪在於不立也今立而成矣今世有二惡而終莫能去其所從起者則五六年矣自宮室禱祠之役興



錢幣茶鹽之法壞加之以師旅而天下出而患無財五
六十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
易令以求豐財者不可勝數矣而財終不可豐自漕
淵之役北虜雖求和而終不得其要領甘六後重之以
西羗之變而邊陲不寧二國益驕以戰則不勝以守
則不固而天下常患無兵五六十年之間下之所以
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強兵者不可
勝數矣而兵終不可強自選舉之格嚴而吏拘於法
不志於功名考功課吏之法壞而賢者無所勸不肖
者無所懼而天下常患無吏五六十年之間下之所

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擇吏者不
可勝數矣而吏終不可擇財之不可豐兵之不可強
吏之不可擇是豈真不可邪故曰其始不立其卒不
成惟其不成是以厭之而愈不立也夫所貴於立者
以其規摹先定也古之君子先定其規摹而後從事
故其應也有候而其成也有形衆人以為是汗漫不
可知而君子以為為理之必然如炊之無不熟種之無
不生也是故其用力省而成功速昔者子太叔問政
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圖
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子產以為

不思而行與凡行而出於思之外者如農之無畔也其始雖勤而終必棄之今夫富人營宮室也必先料其資財之豐約以制宮室之大小既內決於心然後擇工之良者而用一人焉必告之曰吾將為屋若干度用材幾何役夫幾人幾日而成土石材葺吾於何取之其工之良者必告之曰某所有木某所有石用材役夫若干某日而成主人率以聽焉及期而成既成而不失富則相率之先定也今治天下則不然百官有司不知上之所欲為也而人各有心好大者欲王好權者欲霸而媮者欲休息文吏之所至則治

刑獄而聚斂之臣則以貨財為急民不知其所適從也及其發一政則曰姑試行之而已其濟與否固未可知也前之政未見其利害而後之政復發矣凡今之所謂新政者聽其始之議論豈不甚美而可樂哉然而布出於天下而卒不知其所終何則其規摹不先定也用捨係於好惡而廢興決於眾寡故萬全之利以小不便而廢者有之矣百世之患以小利而不顧者有之矣所用之人無常責而所發之政無成効此猶適千里不費糧而假勺於塗人治病不知其所當用之藥而百藥皆試以僥倖於一物之中欲三患

之去不可得也昔者太公治齊周公治魯至於數十世之後子孫之強弱風俗之好惡皆可得而逆知之何者其所施專一則其勢固有以使之也管仲相桓公自始為政而至於霸其所施設皆有方法及其成功皆知其所以然至今可覆也咎犯之在晉范蠡之在越文公句踐嘗欲用其民而二臣皆以為未可及其以為可用也則破楚滅吳如寄諸其鄰而取之此無他見之明而策之熟也夫今之世亦與明者熟策之而已士爭言曰如是而財可豐如是而兵可強如是而吏可擇吾從其可行者而規摹之發之以勇守

之以專達之以強日夜以求合於其所規摹之內而無務出於其所規摹之外其人專其政一然而不成者未之有也財之不豐兵之不強吏之不擇此三者存亡之所從出而天下之大事也夫以天下之大事而有一人焉獨擅而兼言之則其所以治此三者之術其得失固未可知也雖不可知而此三者決不可不治者可知也是故不可以無術其術非難知而難聽非難聽而難行非難行而難收孔子曰好謀而成使好謀而不成不如無謀蓋世有好劍者聚天下之良金鑄之三年而成以為吾劍天下莫敵也劍成而

狠戾缺折不可用是何也知鑄而不知收也今世之舉事者雖其甚小而欲成之者常不過數人欲壞之者常不可勝數可成之功常難形若不可成之狀常先見上之人方且眩瞽而不自信又何暇及於收哉古之人有犯其至難而圖其至遠者彼獨何術也且非持聖人而已商君之變秦法也櫻萬人之怒排舉國之說勢如此其逆也蘇秦之為從也合天下之異以為同聯六姓之疎以為親計如此其迂也淮陰侯請於高帝求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而西會於滎陽耿弇亦言於世祖欲先定漁陽

取涿郡還收富平而東下齊世祖以為落落難合此皆越人之都邑而謀人國功如此其疎也然而四子者行之若易然出於其口成於其手以為既已許吾君則親挈而還之今吾以自有之天下而行吾所得為之事其事又非有所拂逆於天下之意也非有所待於人而後具也如有財而自用之有子而自教之耳然而政出於天下有出而無成者五十年於此矣是何也意者知出而不知收歟非不知收意者汗漫而無所收歟故為之說曰先定其規摹而後從事先定者可以謀人不先定者自謀常不給而况於謀

人乎且今之世俗則有所可患者士大夫所以信服於朝廷者不篤而皆好議論以務非其上使人眩於是非而不知其所從從之則事舉無可為者不從則其所行者常多故而易敗夫所以多故而易敗者人各持其私意以賊之議論勝於下而幸其無功者眾也富人之謀利也常獲世以為福非也彼富人者信於人素深而服於人素厚所為而莫或害之所欲而莫或非之事未成而眾已先成之矣夫事之行也有勢其成也有氣富人者乘其勢而襲其氣也欲事之易成則先治其所以信服天下者天下之士不可以力

勝力不可勝則莫若從眾從眾者非從眾多之口而從其所不言而同然者是真從眾也眾多之口非果眾也特聞於吾耳而接於吾前未有非其私說者也於吾為眾於天下為寡彼眾之所不言而同然者眾多之口舉不樂也以眾多之口所不樂而棄眾之所不言而同然則樂者寡而不樂者眾矣古之人常以從眾得天下之心而世之君子常以從眾失之不知夫古之人其所從者非從其口而從其所同然也何以明之世之所謂逆眾歛怨而不可行者莫若滅任子然不顧而行之者五六年矣而天下未嘗有一言

何則彼其口之所不樂而心之所同然也從其所同然而行之若猶有言者則可以勿卹矣故為之說曰發之以勇守之以專達之以強苟知此三者非獨為吾國而已雖北取契丹可也

正統論三首

至和二年作

總論一

正統者何邪名邪實邪正統之說曰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不幸有天子之實而無其位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德是二人者立於天下天下何正何一而正統之論決矣正統之

為言猶曰有天下云爾人之得此名而又有此實也夫何議天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聖人於此不得已焉而不以實傷名而名卒不能傷實故名輕而實重不以實傷名故天下不爭名輕而實重故天下趨於實天下有不肖而曰吾賢者矣未有賤而曰吾貴者也天下之爭自賢不肖始聖人憂焉不敢以亂貴賤故天下知賢之不能奪貴天下之貴者聖人莫不貴之恃有賢不肖存焉輕以與人貴而重以與人賢天下然後知貴之不如賢知賢之不能奪貴故不爭知貴之不如賢故趨於實使天下不爭而趨於

實是亦足矣正統者名之所在焉而已名之所在而
不能有益乎其人而後名輕名輕而後實重吾欲重
天下之實於是乎始輕正統聽其自得者十曰堯舜
夏商周秦漢晉隋唐予其可得者六以存教曰魏梁
後唐晉漢周使夫堯舜三代之所以為賢於後世之
君者皆不在乎正統故後世之君不以其道而得者亦
無以為堯舜三代之比於是乎實重

辯論二

正統之論起於歐陽子而霸統之說起於章子二子
之論吾與歐陽子故不得不與章子辯以全歐陽子

歐陽子之說全而吾之既又因以明章子之說曰進
秦梁失而未善也進魏非也是章子未知夫名實之
所在也夫所謂正統者猶曰有天下云爾名耳正統
者果名也又焉實之知既天下之所同君而加之又
焉知其他章子以為魏不能一天下不當與之統夫
魏雖不能一天下而天亦無有如魏之強者吳雖
存非兩立之勢奈何不與之統章子之不絕五代也
亦徒以為天下無有與之敵者而已今也絕魏魏安
得無辭哉正統者惡夫天下之無君而作也故天下
雖不合於一而未至乎而立者則君子不忍絕之於

無君且夫德同而力均不臣焉可也今以天下不韋
而不合於一德既無以相過而弱者又不肯臣乎強
於是焉而不與之統亦見其重天下之不韋而助夫
不臣者也章子曰鄉人且耻與盜者偶聖人豈得與
篡君同名哉吾將曰是鄉人與是為盜者民則皆民
也士則皆士也大夫則皆大夫也則亦與之皆坐乎
苟其勢不得不與之皆坐則鄉人何耻邪聖人得天
下篡君亦得天下顧其勢不得不與之同名聖人何
耻邪吾將以聖人耻夫篡君而篡君又焉能耻聖人
哉章子曰君子大居正而以不正人居之是正不正

之相去未能相遠也且章子之所謂正者何也以一
身之正為正邪以天下有君為正邪一身之正是天
下之私正也天下有君是天下之公正也吾無取乎
私正也天下無君篡君出而制天下湯武既沒吾安
所取正哉故篡君者亦當時之正而已章子曰相與
孫雖百歲而子五十則子不得為壽漢與晉雖得天
下而魏不能一則魏不得為有統吾將曰其兄四十
而死則其弟五十為壽弟為壽乎其兄魏為有統乎
當時而已章子比之婦謂舅嬖妾為姑吾將曰舅則
以為妻而婦獨奈何不以為姑乎以妾為妻者舅之

過也婦謂之姑蓋非婦罪也舉天下而授之魏晉是亦漢魏之過而已矣與之統者獨何罪乎雖然歐陽子之論猶有異乎吾說者歐陽子之所與者吾之所與也歐陽子之所以與之非吾所以與之也歐陽子重與之而吾輕與之且其言曰秦漢而下正統屢絕而得之者少以其得之者少故其為名甚尊而重也嗚呼吾不善夫少也幸而得之者少故有以尊重其名不幸而皆得歐陽子其敢有所不與邪且其重之則其施於篡君也誠若過然故章子有以啓其說夫以文王而終身不得以魏晉梁而得之果其為重也

則文王將有愧於魏晉梁焉必也使夫正統者不得為聖人之盛節則得之為無益得之為無益故雖舉而加之篡君而不為過使夫文王所不得而魏晉梁之所得者皆吾之所輕者也然後魏晉梁無以愧文王而文王亦無所愧於魏晉梁焉

辯論三

始終得其正天下合於一是二者必以其道得之邪亦或不以其道得之邪病乎或者之不以其道得之也於是乎舉而歸之名歐陽子曰皆正統是以名言者也章子曰正統又曰霸統是以實言者也歐陽子

以名言而純乎名章子以實言而不盡乎實章子之意以霸統重其實而不知實之輕自霸統始使天下之名皆不得過乎實者固章子之意也天下之名果不過乎實也則吾以章子為過乎聖人聖人不得已則不能以實傷名而章子則能之且吾豈不知居得其正之為正如魏文於魏漢不如至公大義之為正也哉蓋亦有不得已焉耳如章子之說吾將求其備堯舜以德三代以德與功漢唐以功秦隋後唐晉漢周以力晉梁以弒不言魏晉因禪子以實言之則德與功不如德功不如德與功力不如功弒不如力是

堯舜而下得統者凡更四不如而後至于晉梁焉而章子以為天下之實盡於其正統霸統之間矣歐陽子純乎名故不知實之所止章子雜乎實故雖晉梁弒君之罪天下所不容之惡而其實反不過乎霸彼其初得正統之虛名而不測其實罪之所至也章子則告之曰爾霸者也夫以弒君得天下而不失為霸則章子之說固便乎篡者也夫章子豈曰弒君者其實止乎霸也哉蓋已舉其實而著之名雖欲復加之罪而不可得也夫王者沒而霸者有功於天下吾以為在漢唐為宜必不得已而秦隋後唐晉漢周得之

吾猶有憾焉奈何其舉而加之弑君之人乎嗚呼吾
不惜乎名而惜乎實也霸則之於王也猶兄之於父也
聞天下之父嘗有曰堯者而曰必堯而後父少不若
堯而降為兄則瞽鯀懼至僕妾焉天下將有降父而
至於僕妾者無恠也從童子之說者其弊固至乎此
也故曰莫若純乎名純乎名故晉梁之得天下其名
曰正統而其弑君之實惟天下後世之所加而吾不
為之齊量焉於是乎晉梁之惡不勝誅於天下實於
此反不重乎章子曰堯舜曰帝三代曰王夏曰氏商
周曰人古之人輕重其君有是也以為其霸統之說
夫執聖人之一端以藉其口夫何說而不可吾亦將
曰孔子刪書而虞夏商周皆曰書湯武王伯禽秦穆
公皆曰誓以為吾皆曰正統之說其誰曰不可聖人
之於實也不傷其名而後從之帝亦天子也王亦天
子也氏亦人也人亦氏也夫何名之傷若章子之所
謂霸統者傷乎名而喪乎實者也

大臣論上

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天下不幸而無
明君使小人執其權當此之時天下之忠臣義士莫
不欲奮臂而擊之夫小人者必先得於其君而自固

於天下是故法不可擊擊之而不勝身死其禍止於
一身擊之而勝君臣不相安天下必亡是以春秋之
法不待君命而誅其側之惡人謂之叛晉趙鞅入于
晉陽以叛是也世之君子將有志於天下欲扶其衰
而救其危者必先計其後而為可居之功其濟不濟
則命也是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夫小人君不誅而
吾誅之則是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夫既已侵
君之權而能北面就人臣之位使君不吾疑者天下
未嘗有也國之有小人猶人之有癭今夫癭必生於
頸而附於咽是以不可去有賤丈夫者不勝其忿而

決去之夫是
也自桓靈之
君子進不容
當此之時議
天下無事然
紹擊之而勝
輔國元振之
夫之論亦惟
徒擊之不勝
以亡方其未

以去疾而得死漢之亡唐之滅由此故
仇至於獻帝天下之權歸於內豎賢人
於朝退不容於野天下之怒可謂極矣
者以為天下之患獨在宦官宦官去則
賈武何進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袁
漢遂以亡唐之衰也其迹亦大類此自
後天子廢立聽於宦官當此之時士大
臣官之為去也然而李訓鄭注元載之
止於身死至於崔日遐擊之而勝唐亦
去也是纍然者癭而已矣及其既去則

潰裂四出而
之功也且為
天下之望亦
實為訓注然
進之亡天下
也二子亦將
可謂大臣矣

大臣

天下之權在
亡其君然則

論下

於小人君子之欲齧于之也不亡其身則
是小人者終不可去乎問之曰迫人者

其智淺迫於人者其智深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勢然
也古之為兵者圍師勿遏窮寇勿迫誠恐其知死而
致力則雖有衆無所用之故曰同舟而遇風則胡越
可使相救如左右手小人心自負天下之怨
而君子之莫吾救一作也則將日夜為計以備一旦
卒然不可測之患今君子又從而疾惡之是以其謀
不得不深其交不得不合交合而謀深則其致毒也
忿戾而不可解故凡天下之患起於小人而成於君
子之速之也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君子為客小人為
主主未發而客先為焉則小人之詞直而君子之勢近

於不順直則可以欺衆而不順則難以令其下故昔
之舉事者常以中道而衆散以至於敗則其理豈不
甚明哉若夫智者則不然內以自固其君子之交而
厚集其勢外以阻以浮而不逆於小人之意以待其間
寬之使不吾疾仇之使不吾慮啖之以利以昏其智
順適其意以殺其怒然後待其發而乘其隙推其墜
而挽其絕故其用乃力也約而無後患莫為之先故君
不怒而勢不偪如此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夫小人
急之則合寬之則散是從古以然也見利不能不爭
見患不能不避而世信不能不相詐無禮不能不相瀆

是故其交易間其黨易破也而君子不務寬之以
待其變而急之以合其交亦已過矣君子小人雜
居而未決焉為君子之計者莫若深交而無為苟
不能深交而無為則小人倒持其柄而乘吾隙昔
漢高之亡以天下屬平勃及高后臨朝擅王諸呂
廢黜劉氏平日縱酒無一言及用陸賈計以千金
交歡絳侯卒以此誅諸呂定人劉氏使此二人者而
不相能則是將相相攻之不暇而何暇及於劉呂
之存亡哉故其說曰將相不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
則天下雖有變而權不分嗚呼知此其足以為大

臣矣夫

屈到嗜芟論

屈到嗜芟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芟及
祥宗老將薦芟屈建命去之君子曰不違而道唐柳
宗元非之曰屈子以禮之末忍絕其父將死之言且
禮有齋之日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子木去芟安得為
道甚矣柳子之陋也子木楚鄉之賢者也夫豈不知
為人子之道事死如事生况於將死丁寧之言棄而
不用人情之所忍乎是必有夫不忍於此者而奪其
情也夫死生之際聖人嚴之薨於路寢不死於婦人

之手至於結冠纓啓手足之末不敢不勉其於死生
之變亦重矣父子平日之言可以恩掩義至於死生
至嚴之際豈容以私害公乎曾子有疾稱君子之所
貴乎道者三孟僖子卒使其子學禮於仲尼管仲病
勸桓公去三豎夫數君子之言或主社稷或勤於道
德或訓其子孫雖所趣不同然皆篤於大義不私其
躬也如此今赫赫楚國君若民之賢聞於諸侯身為
正卿死不在民而口腹是眞其為陋亦甚矣使子木
行之國人誦之太史書之天下後世不知夫子之賢
而唯陋是聞子木其忍為此乎故曰是必有大不忍

者而奪其情也然禮之所謂思其所樂思其所嗜此
言人子追思之道也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父
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母沒而不能執母之器皆人子
之情自然也豈待父母之命耶今薦芟之事若出於
子則可自其父母則為陋耳豈可以飲食之故而成
父莫大之陋乎曾子寢疾曾元難於易箦曾子曰君
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若以柳子
之言為然是曾元為孝子而曾子顧禮之末易箦於
病革之中為不仁之甚也中行偃死視不可含范宣
子盟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樂懷子曰主
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瞑嗚呼范宣子知
事吳為忠於主而不知報齊以成夫子憂國之美其
為忠則大矣古人以愛惡比之美疾藥石曰石猶生
我疾之美者其毒滋多由是觀之柳子之愛屈到是
疾之美子木之違父命藥石也哉

續歐陽子朋黨論

歐陽子曰小人欲空人之國必進朋黨之說嗚呼國
之將亡此其徵歟禍莫大於權之移人而君莫危於
國之有黨有黨則必爭爭則小人者必勝而權之所
歸也君安得不危哉何以言之君子以道事君人主

必敬之而踈小人唯予言而莫予違人主必狎之而親踈者易間而親者難睽也而君子不得志則奉身而退樂道不仕小人者不得志則徼倖復用咥怨之報此其所以必勝也蓋嘗論之君子如嘉禾也封殖之甚難而去之甚易小人如惡草也不種而生去之復蕃世未有小人不除而治者也然去之為最難片其一則援之者衆盡其類則衆之致怨也深小者復用而肆威大者得志而竊國善人為之掃地世主為之屏息譬斷蛇不死刺虎不斃其傷人則愈多矣齊田氏魯季孫是已齊魯之執事莫匪田季之黨也歷

數君不忘其誅而卒之簡公弒 哀夫國小人之黨其不可除也如此而漢黨錮之獄唐白馬之禍忠義之士斥死無餘君子之黨其易盡也如此使世主知易盡者之可戒而不可除者之可懼則有瘳矣且夫君子者世無若是之多也小人者亦無若是之衆也凡才智之士銳於功名而嗜於進取者隨所用耳孔子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未必皆君子也冉有從夫子則為門人之選從季氏則為聚斂之臣唐柳宗元劉禹錫使不陷叔文之黨其高才絕學亦足以為唐名臣矣晉欒懷子得罪於晉其黨皆出奔樂王鮒謂

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
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為彼欒氏乃子之勇也嗚
呼宣子蚤從王鮒之言豈獨獲二子之勇且安有曲
沃之變哉愚以謂治道去泰甚耳苟黜其首惡而貧
其餘使才者不失富貴不才者無所致憾將為吾用
之不暇又何怨之報乎人之所以為盜者衣食不足
耳農夫市人焉保其不為盜而衣食既足盜豈有不
能返農夫市人也哉故善除盜者開其衣食之門使
復其業善除小人者誘以富貴之道使隨其黨以力
取威勝者蓋未嘗不反為所噬也曹參之治齊曰慎

無擾獄市獄市姦人之所容也知此亦庶幾於善治
矣姦固不可長而亦不可不容也若姦無所容君子豈
久安之道哉牛李之黨徧天下而李德裕以一夫之
力欲窮其類而致之必死此其所以不旋踵罹仇人
之禍也姦臣復熾忠義益衰以力取威勝者果不可
耶愚是以續歐陽子之說而為君子小人之戒

續養生論

鄭子產曰火烈人望而畏之水弱人狎而玩之翼奉
論六情十二律其論水火也曰北方之情好也好行
貪狼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正廉正故為君子貪狼

故為小人余參二人之學而為之說曰火烈而水弱
烈生正弱生邪火為心水為腎故五臟之性心正而
腎邪腎無不邪者雖上智之腎亦邪然上智常不淫
者心之官正而腎聽命也心無不正者雖下愚之心
亦正然下愚常淫者心不官而腎為政也知此則知
鉛汞龍虎之說矣何謂鉛凡氣之謂鉛或趨或蹶或
呼或吸或執或擊凡動者皆鉛也肺實出納之肺為
金為白虎故曰鉛又曰虎何謂汞凡水之謂汞唾涕
膿血精汗便利凡濕者皆汞也肝實宿藏之肝為木
為青龍故曰汞又曰龍古之真人論內丹曰五行顛

倒術龍從火裏出五行不順行虎向水中生世未有
知其說者也方五行之順行也則龍出於水虎出於
火皆死之道也心不官而腎為政聲色外誘淫邪內
發壬癸之英下流為人或為腐壞是汞龍之出於水
也喜怒哀樂皆出於心者也喜則攫拏隨之怒則毆
擊隨之哀則擗踊隨之樂則拊舞隨之心動於內而
氣應於外是鉛虎之出於火者也汞龍之出於水鉛
虎之出於火有能出而復返者乎故曰皆死之道也
真人教之以逆行曰龍當使從火出虎當使從水生
也其說若何孔子曰思無邪凡有思皆邪也而無思

則土木也孰能使有思而非邪無思而非土木乎蓋
必有無思之思焉夫無思之思端正莊栗如臨石師
未嘗一念放逸然卒無所思如龜毛兔角非作故無
本性無故是之謂戒戒生定定則出入息自住出入
息住則心火不復炎上火在易為離離麗也必有所
麗未嘗獨立而水其妃也既不炎上則從其妃矣水
火合則壬癸之英上流於腦而溢於玄膺若鼻液而
不鹹非腎出故也此汞龍之自火出者也長生之藥
內丹之萌無過此者矣陰陽之始交天一為水凡人
之始造形皆水也故五行一曰水得暖氣而後生故

二曰火生而後有骨故三曰木骨生而日堅凡物之
堅壯者皆金氣也故四曰金骨堅而後肉生焉土為
肉故五曰土人之在母也母呼亦呼母吸亦吸口鼻
皆閉而以臍達故臍者生之根也汞龍之出於火流
於腦溢於玄膺必歸於根心火不炎上必從其妃是
火常在根也故壬癸之英得火而日堅達於四肢決
於肌膚而日壯究其極則金剛之體也此鉛虎之自
水生者也龍虎生而內丹成矣故曰順行則為人逆
行則為道道則未也亦可謂長生不死之術矣

龍虎鉛汞論

人之所以生死未不自坎離者坎離交則生分則死必然之道也離為心坎為腎心之所然未有不正雖桀跖亦然其所以為桀跖者以內輕而外重故常行其所不然者爾腎強而溢則有欲念雖堯頹亦然其所以為堯頹者以內重而外輕故常行其所然者爾由是觀之心之性法而正腎之性淫而邪水火之德固如是也子產曰火烈人望而畏之水弱人狎而玩之達者未有不知此者也龍水柔也精也血也出於腎而肝藏之坎之物也虎火者鉉也氣也力也出於心而肺主之離之物也心動則氣隨之而作腎溢

則精血隨之而流如火之有煙焰未有復反於薪者也世之不學道者其龍常出於水故龍飛而承輕其虎常出於火故虎走而鉉枯此生人之常理也順此者死逆此者僊故真人之言曰順行則為人逆行則為道又曰五行顛倒術龍從火裏出五行不順行虎向水中生有隱者教余曰人能正坐瞑目調息握固心定息微則徐閉之達磨胎息法亦須閉若如佛雖經待其自止恐卒不能到也無所念而卓然精明毅然剛烈如火之不可犯息極則小通之微則復閉之息方歸之時亦復一息一為之推數以多為賢以久為功不過十日則丹田濕而水

上行愈久愈温幾至如烹...上行之水翁然如雲烝于
泥丸盖離者麗也著物而見火之性也吾目引於色
耳引於聲口引於味鼻引於香火輒隨而麗之今吾
寂然無所引於外火無所麗則將安往水者其所妃
也勢必從之坎者陷也物至則受水之性也而况其
配乎水火合則火不炎而水自上則所謂龍從火裏
出也龍出於火則龍不飛而汞不乾旬日之外腦滿
而腰足輕方閉息時常卷舌而上以舐懸雍雖不能
到而意到焉久則能也如是不已則汞下入口方調
息時則漱而烹之須滿口而後嚥若未滿且留仍以
口中俟後次仍以

空氣送至丹田常以意養之久則化而為鈔此所謂
虎向水中生也此論奇而通妙而簡决為可信者然
吾有大患平生發此志願百十回矣皆謬悠無成意
此道非捐軀以赴之剡心以學之盡命以守之不能
成也吾今年已六十名位破敗兄弟隔絕父子離散
身居蠻夷北歸無日區區世味亦可知矣若復謬悠
於此真不如人矣故數日來別發誓願譬如古人避
難窮山或使絕域齧草啣雪彼何人哉已令造一禪
榻兩大案明窓之下日專欲以此并已作乾烝餅百
枚自二月一日為首盡絕人事丁飢則食此餅不飲湯

水不啗他物細嚼以致津液或飲少酒而已午後畧
睡一更卧三更乃起坐以達旦一有日采日有月采月
餘時非數息煉陰則行今所論龍虎訣爾如此百日
或有所成不讀書不著文且一時束起以待異日不
遊山水除見道人外不接客不會飲皆無益也深恐
易流之性不能終踐此言故先作書以報庶幾他日
有慙於弟而不敢變也此事六難不知其果能不慙
舌此書既以自堅又欲以及弟也卷舌以舐懸癰近
得此法初甚秘惜云此禪家所得向上一路千金不
傳人之所見如此雖可笑然極有驗也但行之數日
間舌下筋微急痛當以漸馴致若舌尖果能及懸癰
則致華池之水莫捷於此也又言此法名洪鑪上一
點雪宜且秘之

上張安道養生訣論

近來頗留意養生讀書延納方士多矣其法數百擇
其簡而易行者間或為之輒驗今此法特竒妙乃知
神仙長生不死非虛語也其効初亦不甚覺但積累
百餘日功用不可量比之服藥其方百倍久欲獻之
左右其妙處非言語文字所能形容然可道其大畧
若信而行之必有大益其狀如左

每夜以子後三更至五更以四點披衣起被坐亦上擁面東若

南盤足叩齒三十六通握固四指握指握指兩手握腰

腹閉息閉息最是道家要妙處先須閉息却思調勻

叩定內觀五藏肺白肝青脾黃心赤腎黑常求五藏圖挂

壁上使心中熱藏次想心為炎火光明洞徹下入丹

田中待腹滿氣極即徐出氣不得令惟出入均調即

以舌接唇齒內外漱鍊精液若有鼻液亦須漱使

息漱津皆依前法如此者三津液滿口即低頭燕下

以氣送入丹田須用意精猛令津與氣谷谷然有聲

徑入丹田又依前法為之凡九閉息三燕津而止然

後以左右手熱摩兩脚心此湧泉穴上及臍下腰

脊間皆令熱徹徐徐摩之使微汗出次以兩手摩髮

眼面耳項皆令極熱仍案提鼻梁左右五七下梳頭

百餘梳而臥熟寢至明

右其法至簡易在常久不廢而有深功且試行一二

十日精神自已不同覺臍下實熱腰脚輕快久而不

已去仙不遠但當習閉息使漸能持久以脉候之五

至為一息近來閉得漸久每閉百二十至而開蓋已

閉得二十餘息也又不可強閉多時使氣錯亂或奔

突而出反為之宮慎之慎之又須常節晚食令腹中
寬虛氣得回轉晝日無事亦時時閉目內觀漱鍊津
液燕之摩熨耳目以助真氣蓋清淨專一即易見功
矣神仙至術有不可學者一忿躁二陰險三貪慾公
雅量清德無此三疾竊謂可學故獻其區區篤信力
行他日相見復陳其妙者文章書口訣多枚辭隱語
卒不見下手徑路今且直指精要可謂至言不煩長
生之根本也幸深加寶秘勿使庸妄窺之以泄至道
也

蘇文忠公集卷第三十七

